# 我开着法拉利回学校里的美女争着要献身

.

我站在红色法拉利的后视镜前看了看自己这张英俊的脸庞，疏了一下油光的黑发，自己都忍不住赞叹：「哎，

我怎么长得这么帅呢！」接着，我带上Bol on墨镜，拉开车门，一踩油门，酷车就象箭一般飞驶出去。

跑车扬起的尘土散向街道两旁，吓得两旁的行人到处乱跑，我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些惊慌失措而又羡慕不已的行

人，心中暗暗好笑：「这些SB，没见如此拉风的汽车吧，活该你们吃法拉利的尾汽。」

离母校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我把车速降了下来，因为来学校的人太多了，多得都把路赌死了，我心里骂道：「

这些穷鬼，连法拉利都买不起，还到学校来读什么书啊，」想到这里，我气愤不过，摇下车窗，伸出头向外面的人

群大喊道：

「快让开，你们没看到法拉利吗！」

听到我威严的声音，前面，后面，左边，右边正在走路的人都忍不住望过来，紧接着惊叹声，嫉妒声此起彼伏，

「哎呀，是法拉利耶，」「是啊，我一辈子还没见过耶，」烦不烦啊，每次我出来都要听到这样称叹的叫喊，我不

屑地用力按了一下车喇叭，「嘟」地一声怪叫，吓得四周的人群抱头四窜。

我得意地笑了笑，加起油门又走，突然前面一个高挑的背景挡在我车前，紧身齐B 黑短裙包裹黑丝袜一扭一扭

地摆动。

「妈的，好大胆子，居然敢在我面前不让路，」我怒了，探出我那经过高科技认证的，智商249 的脑袋，骂道

：「没听到法拉利的声音，也要闻到它的气味啊，你妈生你出来就是让你扭屁股的吗，脑袋除开说话吃饭和替男人

口交，也要想想问题嘛。」

那女人可能被我骂晕了，转过头，瞪着大大地眼睛望着我，我看着她一脸茫然心惊的模样，心中怜花惜玉的情

绪又上来了，声音放小但又不失威严的说：

「算了，小姑娘以后注意点，走开吧。」

这女人听完我说的话后，脸上的表情一下笑得象绽开的花朵，激动不已，语无伦次地跑到我车窗前，使劲地抓

住我的胳膊，语无伦次地说：「啊，真的是你，法哥，我可找终于遇到你了。」

看着她又哭又笑，又蹦又跳的样子，虽然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但我还是淡淡地一笑，拿开她那还算漂亮的手，

淡淡地说：「小姐，我们认识吗？」她激动得泪流满面，哭咽着说：「我是秀秀啊，你不记得我了吗，去年三月初

八，我们两在旧金山一间华人开的餐厅里一起吃过汉堡啊。」「好笑，和我一起吃过饭的女人多得手指脚指加一起

乘以2 的一百次方都数不来，我怎么会记得，虽然她还长得算可以，只比年青时的赵雅芝漂亮一点点，风情比玛丽

连。梦露诱人一点点，」但我仍是淡雅地一笑，说：「抱谦，请你让开。」

她见我要走，哭着整个身体伸进车内，搂住我的脖子说：「不，我再也不走开了，法哥，求求你让我留下吧。」

我看见挡风玻璃前一个猥琐的男人不怀好意地看着发笑，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马上被我极具震憾得穿透墨

镜的眼神吓得六神无主，一脸恐惧地扭头就跑。

这个自称秀秀的女人的眼泪打湿了我这身廉价的只值3 万美金的衬衣，哎，本来想穿得低调点回母校，结果这

么低档的衣服也弄脏了，我拍了拍秀秀说：

「好了，别哭了，坐我车上来吧。」

她不敢相信的望着我，我又有点生气了，怒道：「怎么，那我走了啊。」「哦，不，不，好，我就上来，」她

都幸福得晕头转向了，急忙跑到副驾使位，坐了进来，坐稳后还一边高傲神气地看着外面那些羡慕嫉妒恨的人。

我加起油门一下冲到校门口，该死，学校的电动大门居然是关的，我用力按了几下喇叭，引得一个守门的中年

男子急匆匆走跑来。

「对不起，先生，学校有规定，不允许开车进校园，还是请你们下车走路进去吧，」他看似和气的语调后面隐

藏着幸灾乐祸的笑容。

我缓缓地转过头，望着他冷冷地说：「你妈贵姓？」他没反应过来，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这，你问这个

干吗？」真为你的智商着急，正要开口教育教育他，旁边的美女秀秀帮我说出了口：

「这也不知道，你长这么大了，什么事不好做，到学校来做门卫，你不羞，我们还替你妈羞呢！」说完含情脉

脉地望着我，见我对她赞许的点了点头，她激动得两眼泛花，看我的眼神更加深情了。

「我，我凭自己的努力工作，怎么呢？」他还想反驳。

见他还在垂死挣扎，我从车上扔出一扎钱，说：「拿这个去孝敬你妈吧，」他大叫着捡起钱，赶紧把门打开，

我的法拉利在旁边所有人的注目礼中缓缓开进校园。

刚把车停好，没走两步，一大群人就围了上来，激动得哭喊：「法哥，今天终于见到你了，」「法哥，我真是

三生有幸，能见到活着的你，」「法哥，你终于来了啊，」最后，他们居然一起唱起了歌来，「法哥，法哥，我爱

你，就象老鼠爱大米。」

我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走开，他们都被我霸气外露的气质所征服，纷纷让开一条路，我沿着这条路向教学大楼走

去，两旁的男男女女不停地痛哭流泪地请求我放慢脚步，好多看我一眼王者之气的步伐，但在我散发出的高贵气质

下，没一个人敢上前触碰我。

突然，我听到后面一个声嘶力竭的哭喊：「法哥，别留下我，法哥，带上我！」原来是秀秀那个傻丫头被人群

挤散了，不能站在我身边而伤心痛哭。

我没回头，也没理会她，扬起高傲的头颅，一步一步向教学楼走去。

走到我前两年上过课的教室，里面坐满了正在准备上课的学生，讲坛上的老师却还没到，我心里怒了：「上课

这么久了，这个老师还没有来，怎么当老师的，等下我要好好地教训她。」

突然一声尖叫，教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我这，一个女同学语无伦次地尖声道：「这，这不是法哥吗？」

顿时，教室里象炸开了锅，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坐位，挤到了门口，掏出各自的钢笔、中性笔、圆珠笔、铅笔、

太空笔、毛笔递到我眼前，「法哥，请帮我签个名吧，」

望着同学们的一腔热血，我这么有爱心地人怎么好拂了他们急切的心意呢，我随手拿起面前的一支钢笔，说：

「好，签在哪里？」那个男同学激动万分，把衣袖卷起说：「法哥，请你签这里。」这下可更是不得了，一个长得

很漂亮的女孩子猛地把上衣脱掉，露出刚刚发育完全，鼓挺挺地乳房，激动地说：「法哥，请在我这里命名吧，」

当我用毛笔在上面写下「法哥」这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后，她激动得跳在讲台上又蹦又唱：

「哈哈，我终于得到法哥的签字了！」

又帮几个同学提名后，我突然发现课桌中间还有一个人没有起身，「居然还有不被我的魅力所吸引的女人，」

我要他们让开道，走到了她课桌前。

她长发飘飘，听到我的脚步后把低着的头抬了起来，在她那娇美的容貌、秀气的脸庞上，一对闪闪发光，梨花

带雨的眸子，深情地望着我。

我顿时明白了，原来她是故意的，为了就是把我吸引过来。

「法哥，你不记得我了吗？」她娇声连连。

好象是有点面熟，但是总是不记得在哪见过，但我仍然风度翩翩地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小姑娘。」

她猛地的把抓住我的手，动情地说：「法哥，我是惠惠啊。」「惠惠，我见识过这么多名字带惠的女人，哪记

得这么多，」但我没说出来，只是微微一笑，说：「好名字，」

她突然哭了出来，「我们以前是同桌啊，你不记了啊，」看着她伤心的样子，我终于记起来了，可是我早两年

就离开学校毕业了，怎么她还在这里。

她看出了我的疑问，娇羞地说：「人家想你嘛，为了再次遇见你，我只好不毕业，每天坐在教室里，我知道你

终有一天会再回来的，」说完又哭了起来。

这个傻姑娘，我轻柔地拍了拍她的肩，她又激动又伤心地伏到我怀里不停地抽泣，边上围观的女孩子也为她的

痴情而打动的流泪不止。

这时，她突然把身体伏下，用手把我裤头解开，利索地扯下我的短裤，掏出我那大于常人的阳具，一口含住，

动情地吞吐起来。

哎，为了打动我的心，她居然如此不顾一切，为了不再次伤害一个女孩子的心，我也只得任由她了。

她见我没有反对，更是卖力了，猛地，她把上衣脱光，用她那饱满结实嫩嫩的乳房夹住我的阳具，面色潮红，

喘着热气，深情地看着我。

旁边地女同学都看得热泪盈眶，为她的深情不由自主的鼓起掌来。

看到这一幕，边上的男同学坐不住了，虽然他们一直钦佩我超凡的魅力，但雄性本能的动物竞争属性还是刺激

了他们。

不知是哪个男同学小声说道：「法哥，你，你怎么能这样子？」接着就象瘟疫一样流传开来，议论声此起彼伏。

我知道了，惠惠是他们心中的女神，是一个他们平时只可仰视不可触摸的女神，而就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神

为了讨好我而如此不顾廉耻，激起了他们争夺雌性的本能欲望。

我缓缓地转头从他们脸上扫视过去，他们感觉到我霸气淋漓的无形气息，都吓得禁若寒蝉不敢作声，只有忿忿

不平的眼神出卖了他们的愤怒。

终于有一个胆子大点的男同学猥猥琐琐地走出人群，打着发颤的语调说：

「惠，惠惠，你，你怎么能如此不，不知廉耻！」见他不敢向我发问而把醋意发泄到惠惠身上，我怒了，狠狠

地瞪了他一眼，吓得他双腿发软差点跪倒，我示意惠惠暂停乳房的摆动，把阳具高高举在空中。

刹时，空气凝固了，所有的男女同学嘴都张得象河马的嘴，所有的男同学脸上都出现了一阵红一阵白的羞愧神

色，所有的女同学脸上都出现了红润异常的渴望神色。

我威严地对头这些男同学说：「你们，都给我出去，没叫你们不准进来！」这些男同学哪敢说半个不字，匆忙

低着头，不敢回望一眼地逃了出去，惠惠好象没看到刚才的一切，深情地望着我的阳具，急忙脱下全身所有的衣裤，

背朝我，把她砾大丰满的屁股对着我的阳具，主动往后一挺，让我高贵的鸡巴进入了她体内。

才动两下，一丝鲜血从她的小穴里流出，滴落在教室的地板上，她激动地哭着：「我终于把身子给了法哥，我

好幸福啊！」旁边的女同学都被这温馨的画面感染，一起哭道：「惠惠，我好羡慕你啊，能让法哥接受你的身体，」

「法哥，求你等会也接受我的身体吧！」「法哥，我好想要你那伟大的肉棒进入我的小穴。」哭喊声响遍了整个教

室。

「你们这都是在干吗？怎么不上课？」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进来，一个油头粉面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看到

我后本来满是怒气的脸显得无比震惊，原来他是学校的校长。

见到他破坏如此浪漫的气氛，我威严地训斥道：「没叫你进来，你怎么进来了。」

他有点不甘心，强装出校长的威严说：「我，我知道你是法哥，但即是如此，你也不该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啊！」

如此不知好歹，我顿时大发脾气，脱掉一只皮鞋朝他脸上扔去，骂道：「还不出去，是不是要我再说第二遍！」

他脸色大变，浑身打颤，唯唯嚅嚅的说道：「我，我，我走，法，法哥，别怪我啊，」说完在女同学的嘻笑声

中仓惶而逃。

突然，我发现惠惠用力挺的屁股放慢了速度，原来她累得没什么力气了，我笑了一笑，抱着她的细腰，主动用

力插了两下。

惠惠感动地说：「啊，法哥，让你费力了，你居然主动插我，我就算被你插死了也值了，」说完呜呜地哭了起

来。

真傻，这个时候了还撑什么强，我温柔地劝说：「别哭了，你用力我用力还不都是一样。」

所有的女生都被我怜香惜玉的精神所打动，一个个崇拜而又深情地望着我，一齐为惠惠加起油：「没关系，惠

惠，我们都支持你，」「惠惠，你是我们的骄傲。」

终于在全班女同学的加油声中，惠惠的阴道紧缩，屁股绷直，她高潮了。

我搂着她那瘫软得差点掉到地上的身子扶她到一旁的座位上休息，她感动得又流出泪来，所有的女同学响起了

雷鸣般的掌声。

响声过后，我看到一个成熟丰满的女人站在中间，两眼直直地望着我，满脸又是害羞又是愤怒地说道：「你是

什么人，敢到我班上胡来！」当她看到全班女同学鄙视地眼神集中到身上时，她也不知所措，但依旧不死心地说：

「你，你赶快出去！」

我优雅的一笑，说：「好的，老师。」

然后缓缓的摘掉墨镜。

教室里的女学生惊呆了！女老师惊呆了！在走廊上扫地的老大妈惊呆了！一只飞在窗户上的布谷鸟惊呆了！课

桌上的书本惊呆了！黑板上的粉笔字惊呆了！

很快地，惊呆蔓延到了整个校园，整条街道。

顿时，女老师两眼泛红，突的一下跑到我面前，脱掉那代表高贵的老师职业装，成熟的女人肉体一丝不挂的贴

在我身上。

「原来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法哥，」她满脸红晕，带着与她职业完全不符的娇喘声说道：「为了弥补我刚才对

你的不敬，请你享受我这具还算不错的身体吧。」听到四周「哧」的嘲笑声，她也毫不再意，身体反而贴得更紧了，

柔软的乳头，光滑的腹部在我身上磨擦。

我想：「这个女人发春了，」便低下头仔细看了看她。

她被我看得更加不好意思了，扭过头娇声说道：「嗯——，别这样看我嘛，看得人家不好意思了啦，嗯——，

你好怀呀！」她其实长得还不错，国内的什么范冰冰直流只佩给她提鞋子，虽然没完全达到我的要求，但为了不伤

她的心，我也没推开她。

我微微一笑，说：「这样吧，我站着，你自己想个办法插进去吧。」她一听，眼睛发亮，用力搂住我的脖子，

用力一跳，双腿大大张开，小穴居然很准的对上了我高翘的阳具。

我双手托着她极富弹性的屁股，笑着说：「想不到老师还有这样的本事！」她浪叫着摆头晃动着长发，哼哼地

说：「嗯，还不是因为法哥你，让我一下有了超人的能力，嗯，啊，法哥的鸡巴好棒，我从来没感受过好些美妙的

鸡巴。」我一听怒了，说：「怎么，你还用过很多男人的鸡巴？」她见我威严地眼神，吓得满面是汗，颤抖着说：

「不，不是的，以前只有我老公的鸡巴插过我，我，对不起，法哥，我没有把完整的身子给你，呜呜，求求你不要

责怪我，我以后再也不让我老公插我了，以后只让法哥你一人插，呜呜！」说完更加用力的抱住我，生怕我离开她。

我神色缓了下来，说道：「算了，我不再追究了。」她感激地看着我，更加用力地卖力弄着。

最后女老师在自己放荡的呼号声中，在我坚硬如金刚石的鸡巴下达到了高潮，全身湿透得象八爪鱼般紧紧缠绕

着我。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背，示意她下来，她才依依不舍的离开我的身体坐在边上休息。

旁边的女同学见我那还高高的阳具，都尖叫着围在我身边，满眼渴望地请求：

「法哥，我们自知没有让你操小穴的资本，不过，能让我们摸一下你这里好吗？

这样我们一辈子都值了。「

看着她们热烈乞求的眼神，我心中柔软的部分触动了，微微一笑，说：「好吧，那就一人摸一下吧。」

她们都激动万分，一个个排好队，一人摸一下的走了过去。

「啊，我终于摸了法哥的阳具了，我这几天都不会洗手了。」「什么几天，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洗这只手了。」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啊！」

我微笑着看着她们兴高彩烈的样子，为自己做了如此大的好事也暗暗高兴。

在准备离开校园的时候，我把几十扎钱扔在校园中心，打开了法拉利的车门。

全校的师生见此场景，纷纷鼓掌，我优雅的一笑，重新带上墨镜，在众人的掌声中低调的离开了，深藏功与名。

【完】